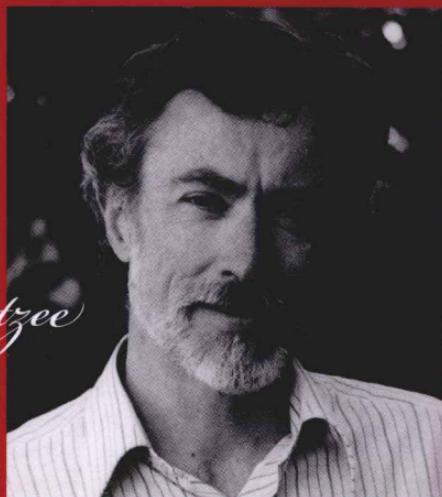


John Maxwell Coetzee



未名传记图书馆·名家评传丛书

永远的流散者
库切评传

王敬慧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库切评传

王敬慧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流散者：库切评传 / 王敬慧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

(未名传记图书馆·名家评传丛书)

ISBN 978-7-301-17991-8

I. ①永 … II. ①王 … III. ①库切, J. M. — 评传 IV. ① K834.78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0812 号

书 名：永远的流散者：库切评传

著作责任者：王敬慧

责任 编 辑：张善鹏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7991-8/I · 2272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pw@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32 开本 11.375 印张 208 千字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序 库切——永远的流散者	1
1. 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向——流散文学	1
2. 诺贝尔文学奖与流散文学	9
3. 库切——被忽略的后殖民理论家与流散作家	13
第一章 库切的流散生涯	21
1. 童年时期——说英语的布尔人 (1940—1961)	22
2. 英国——宗主国大都市寻根 (1962—1965)	41
3. 美国——自由国家畅想 (1965—1971)	55
4. 南非——精神的流散 (1972—2002)	62
5. 澳大利亚——梦想的蜗居 (2002 至今)	73
第二章 流散写作策略的形成	79
1. 库切作品评论	79
2. 复调理论与超验他者	114
第三章 超验他者对历史的解构	120
1. 大历史与小历史	122
2. 人与历史的关系	124
3. 事实与历史的关系	132
4. 寓言体表述	152

第四章 超验他者对人类理性的批判 166

1. 霸权与暴力 168
2. 践踏动物权利 191
3. 压抑性权利 212
4. 宗教信仰的负面作用 220

第五章 理想帝国的建构 237

1. 两种帝国理念的对照 237
2. 理想帝国形成过程 250

第六章 超验他者视角的内涵与局限 293

1. 对人性的追求 295
2. 对霸权的颠覆 300
3. 无政府主义倾向 303

第七章 盛宴未完待续 311

1. 库切与音乐 314
2. 库切与 J. S. 巴赫 318
3. 通过巴赫的音乐理解库切作品中的复调 321
4. 赋格音乐中的舞者——库切与他的人 333

结语 340

参考文献 342

附录一 库切作品目录英汉对照 353

附录二 库切作品中译本译者与出版社目录 354

附录三 大事年表 355

后记 357

序

库切——永远的流散者

流亡是一种奇怪的东西，让人心里总是惦记着，但经历起来却是非常痛苦。它是人与故乡，自我与他真正家园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

——爱德华·赛义德，《流亡的反思》

1. 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向——流散文学

什么是世界文学？要谈论这一概念，我们应该先向德国作家歌德表示我们的敬意。在比较文学领域，由歌德首先提出的“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建构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1827年，歌德特别提到自己读到了一本中国的古代传奇，感受到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通性，深受启发。他通过若干文章、信件和谈话，不仅表述了他对本国文学的看法，也提出和普及了“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他认为不同民族的文学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不仅是共时存在，也在彼此影响。当然歌德所说

的世界文学并不是说世界各民族在文学创作中都采取同样的思维方式，思考同样的问题，而是希望各民族文学之间能够形成一种健康的、积极的，以及具有更高宽容度的相互理解与关注。歌德曾预言，“世界文学”的时代就要来临了。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够高瞻远瞩地看到世界文学可以在世界的不同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相似的作用。如果我们从经济文化角度看 19 世纪中叶，可以看到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全球交往更加频繁，这些都为世界文学的到来铺平了道路。1848 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经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

歌德不仅首次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他也提出过其他很多超前的“世界”概念，比如：“世界公民身份”、“世界信仰”和“世界灵魂”。而所有这些概念都有一个相同的特质，就是既弘扬一种更大的体系同时又不贬低自己特性，这样一来，共性与个性就可以分享一个充满活力的整体。歌德的观点对后来比较文学界的影响是空前的。2003 年，时任

[1] (德) 马克思, (德) 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9 年, 第 9—10 页。

美国比较文学协会主席的大卫·达姆罗什 (David Damrosch) 出版了《什么是世界文学》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一书。该书的第一章也是从歌德所提出的“世界文学”说起。他认为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以下面三种形式中的一种或多种形式来展现：第一种是经典著作 (the classics)，第二种是杰作 (the masterpieces)，第三种是展现世界的窗口 (the windows of the world)。“经典著作”是指那些希腊罗马文学作品，蕴含着超然的、基础的价值观，是最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杰作”可以是古代的，也可以是现代的，并不像“经典著作”那样需要具有一种文化主导力量。根据达姆罗什的观点，歌德本人认为他自己以及他同时代作家的优秀作品属于“杰作”类别。19世纪涌现的那些可以与希腊罗马文学相媲美的文学作品都应该被放到这一类别；第三种包括中国小说或塞尔维亚诗歌类作品，他们不是一定要被认定为杰作，但是它们是展现异域的窗口。^[1] 达姆罗什认为，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这三种类型之间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一部伟大的世界文

[1] David Damrosch, *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 MA: Wiley-Blackwell, 2009, p.15. 继《什么是世界文学》之后，达姆罗什于 2009 年出版了《怎样阅读世界文学》 (*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 一书。该书分析了文学本身的含义、文学作品在时间与空间转变中所发生的传承和改变、陌生文化背景之下作品及其翻译给不同读者带来的挑战等。作者对多种类型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富有洞察力的文本细读和深刻的理论探讨，就规范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和建立世界文学的阅读模式提出了建设性的见解。

学作品可以同时具有上述三个方面的特质。他认为：“有一个事实很重要，但是却经常被忽略：世界文学既是多元文化的（multicultural），也是多元时间的（multitemporal）。经常，从经典著作，到杰作，再到世界窗口的聚焦转换表现了从早期到晚期的相继交叉。”^[1]这说明，一部真正经典的文学作品很可能是一部延续着经典的传统，同时展现着当今世界风貌的杰作。本书对库切作品的分析也是从这一角度展开的。

尽管人们通常认为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只有两百年的历史，但是参照达姆罗什的分析方法，如果从西方文学发展源头，即《圣经》和《荷马史诗》来看，世界文学的根源在于人的流动和各民族的交流。《圣经》属于第一类的世界文学——具有权威性的经典作品，它们引发了无数后世作家的呼应：从中世纪到近代，再到现代、当代，许多作家都从《圣经》中寻找生命和艺术创作的灵感：从但丁、乔叟、弥尔顿，到歌德、霍桑，再到海明威、福克纳、斯坦贝克……很多作家的作品都反映出他们对《圣经》的熟悉与了解，他们也在自己的创作中运用《圣经》中的原型或典故，使自己的作品获得隐喻性和多义性，以此丰富了作品的主题思想，获得了一种更为宏大和永恒的启示性意义，他们的文学作品可以被放置入第二类世界文学——杰作之中。同样，《荷马史诗》也影响深远，产生了一系列杰作：首先罗马诗人维吉尔（公元前 70—

[1] David Damrosch, *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 MA: Wiley-Blackwell, 2009, p.16.

前 19 年) 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就是以《荷马史诗》为范本的, 史诗的前半部写埃涅阿斯的海上历险, 可以说是另一个版本的《奥德赛》; 而后半部关于特洛伊人和拉丁姆人之间的战争, 与《伊里亚特》极为相像。荷马史诗不仅在人物对话、结构形式和语言风格方面常为欧洲作家所仿效, 英雄史诗中的流浪精神也在不断被重复。在英国文学中, 也有一部杰作, 那就是被认为是第一部反映欧洲早期殖民思想的作品, 与《荷马史诗》的流浪主题相呼应的《鲁滨逊漂流记》。因为时空的限制, 第一类与第二类世界文学之间的呼应需要很多个世纪才能逐渐实现, 但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科技的进步,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被打破, 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状态, 第三类世界文学与前两类世界文学的呼应所需要的时间缩短了。这其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那些过去处于从属地位的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作者。他们或在本国, 或在流散中, 根据自身特有的经验, 对经典与杰作进行着反驳。比如库切的作品《福》, 可以被归为歌德所称的第三类别的世界文学, 它也代表着这种世界文学新一代的主力军——流散文学。

在研究分析流散文学之前, 我们首先有必要界定本书中所使用的“流散”(diaspora)这一概念。本书所指的“流散”是后殖民主义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与文化课题。《全球文化辞典》一书从两个方面介绍了这一词汇: 一方面是从词源

上看，它最初是指公元前 586 年犹太人被驱逐出家园；另一方面，在现代，该词指犹太人到以色列之外的地方散居。该辞典认为这一词汇与犹太复国主义密切相关。^[1]从这些介绍可以看出，“流散”这一词汇从最初的被动含义逐渐演变为带有主动含义的概念。在韦氏大辞典中，它也指那些在远离祖先居住地居住的人们。^[2]而《后殖民研究关键术语》一书从概念的本质出发，进一步指出“diaspora”与殖民主义密切相关。该书认为，正是殖民主义导致人们开始向世界其他地方迁移，而犹太人的流散历史恰恰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后殖民研究关键术语》一书对“diaspora”给以广义的界定。该书对“diaspora”一词采用了小写形式，对其所下定义为：“各民族人民一种自愿的，或者强有力的从家园朝向新区域的运动。”^[3]该书还指出流散研究对于后殖民研究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流散者生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保存和发扬了他们的原文化。尽管对“diaspora”的阐述角度不同，但这两部重要著作都指出流散中所包含的张力与含混性。

说到“流散”，很多人会想到“流亡”(exile)，而本书所强调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为什么是“流散”而不是“流亡”？

[1] Kwame Anthony and Henry Louis Gates, Jr , eds , *The Dictionary of Global Cultur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pp 178—179

[2] 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Merriam-Webster Inc , 1987, p 351

[3]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1998, p 68

这其中也有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因为两词在词源上有很大的不同：“exile”来自于14世纪中古英语，含义是“放逐”，有强迫离开的含义。而“diaspora”更多是被用来形容犹太人的散居。^[1]而且从汉语构词法上看，“流亡”中的“亡”有一种亡命天涯、被逼无奈的含义，“流亡”更适宜于描述社会政治领域中的政治反对派、政治活动家，或者受到“迫害”和“放逐”的作家；如果我们从字源上分析该词，“diaspora”源自于希腊语“dia”和“sperien”，“dia”表示“穿越”、“经过”、“经历”(cross)之意，“sperien”表示“播撒种子”(sow and scatter seeds)，因此，流散者(diaspora)可以指历史中经由移居、移民或流亡而离开祖国并在新的地区定居的族群或居民。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中，与该词最接近的同义词，是“exile”。比如赛义德关于流亡的讨论，实际也属于流散范畴。而本书作者认为从词源上讲，“diaspora”的含义比较接近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使用的“dissemination”，该词词干部分由“dis”和“seminate”构成，“dis”表示“分离”的意思，“seminate”表示“播种”，这与流散者在流散中维护和传播自己观点的过程是一致的。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对该词的独特解构，赋予其更进一步的含义。他将该词分解为：“dissemi+nation”，可以翻

[1] “exile”与“diaspora”的词源分析参照 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1987年版。

译成“跨国离散”，该含义也比较接近流散的内涵。库切不喜欢南非的体制或环境，而选择离开它，这是他自己的内在选择、是个人的自我放逐。他离开南非不是被驱逐，不需要“亡命”。所以形容库切，笔者更倾向于用“流散”一词。对于库切，流散的深层本质是个体生命的漂泊，他的精神边界远远超脱了政治的限定，或者说，库切的流散是为了追求一种精神的流散，他要成为精神上的“觉悟者”。在本书作者与库切本人的邮件往来、学术会议交流和餐桌边的闲谈之中，库切也认为自己可以是一个流散者，但不是流亡者。

选择“流散”一词的第二个原因是基于本书的研究角度——从后殖民主义文学研究个体流散与写作策略的关系。如果用“流亡”这一词汇，就很容易与早期殖民文学研究中历史已久的流亡与文学这样的主题相混淆，无法向读者展现后殖民主义研究的视角。^[1]所以本书所用的“流散”概念范畴要大于“流亡”的范畴，可以说包含着流浪、流亡与移民等多重含义。

从世界文学的第一类别，《圣经》与《荷马史诗》，我们不能否认流浪的作用，流浪对于个体来说，目的不是征服，而是完善，传教的基督圣徒以及奥德修斯都是流浪者的典范。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去研究世界文学，会发现，流浪作为一

[1] 本书中有部分引文的英语原文本身使用了“流亡”(exile)一词，但是含义是“流散”。出于对被引用者的尊重，仍然按照英语原文的含义，翻译为“流亡”。

种体悟人生、认知世界的特殊方式被历代作家广泛认同，也引导着他们走上描写流浪或选择自身流浪的道路。作家天生就有流散的潜质，似乎只有在毫无羁绊的漂泊中才能找到属于文学的浪漫和远在漂移状态之中的真理。那么“流散”为什么会与“精英”产生联系，笔者认为这源自流散所产生的力量。正是由于他们曾经身陷处于痛苦的流浪的生存环境中，才能有所造诣。在文学领域，流散也是作家成功的秘诀。在 20 世纪前五十年，英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艾略特、乔伊斯、康拉德、庞德、贝克特、托马斯·曼等等，流散是他们的重要经历。他们将自己的经历变成了现代文学名著。他们的作品都是流散结出的硕果。伊格尔顿曾指出，那一段时间英国的八位重要作家只有一位是英国本土出生的，那就是 D.H. 劳伦斯，但他也是“内在的流亡者”(internal exile)。^[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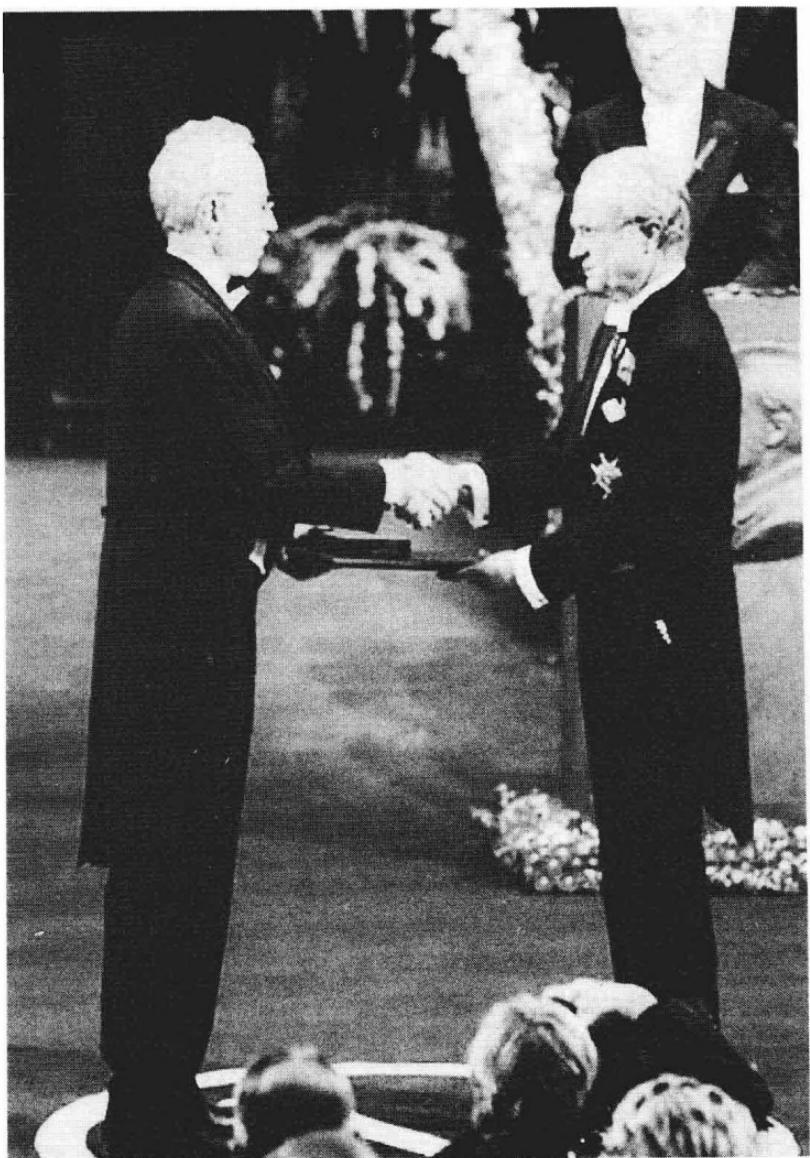
2. 诺贝尔文学奖与流散文学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众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是在后殖民主义文化与欧美传统文化的冲突、交融中成长起来的。从某个角度说，他们都是在世界各地游荡寻根的作

[1] 劳伦斯本人有着丰富的流散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一直过着流亡生活，先后到过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等地，他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也是在 1928 年流亡期间完成的（出版时间较晚，是因为英、美等国直到 60 年代初才解除对此书的禁令）。

家。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开始，由于经济的全球化，现代世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移民，更多作家或是被迫，或是自愿地走上了流散之路，这就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流散文学的出现。文学评论界当然也就开始适时地关注起流散写作，这也体现了文学评论对文学作品的敏感性。而近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除了 2003 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流散作家库切以外，其他几年的文学奖也大多数都是颁给了那些有多族裔、多种语言文化背景的作家。从流散作家频频获奖可以看出流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越发重要。另外，仔细研读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对获奖者的评价和他们的作品本身，我们会发现这些流散文学作家获奖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都具有对生活敏锐的感悟能力，以及对生活本质的把握，他们能穿越表象世界，进入理念世界抓出一种恒古不变的真理，并能形象地表达出来。他们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的同时，也构筑着世界的大家园。而这种流散文学越发被诺贝尔奖认同与宣扬，实际上也与各国文坛近年来兴起的流散文学不谋而合。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全球性的新文化现象，其目的是消解欧美文化霸权主义，使非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得到认可和建构，最终取得与西方文化平等的地位。通过考察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背景，我们也看到一种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后殖民主义发展趋势。从 1901 年首届诺贝尔文学奖被颁发开始，到



2003年，斯德哥尔摩，库切(左)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照片。

2004 年，共有 101 名作家获此殊荣，其中欧洲作家占了 77 人，可见欧洲传统知识形态所占的统治地位。在 1913 年，印度作家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看起来似乎是非欧洲文学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视野，但是实际上，它所代表的仍然是西方文学。这一点不仅仅是因为泰戈尔在英国所接受的西方教育，还可以从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中看出：“他运用完美的技巧，运用自己的英语词汇，使他诗意图的盎然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组成部分。”这句话表明，当时的诺贝尔文学奖所关注的仍然是“西方文学”，泰戈尔的诗歌只不过是“西方文学”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最近二十年间，处于边缘地位的亚非文学作品逐渐受到重视，诺贝尔文学奖真正开始关注世界文学，而非西方文学。特别是最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多是具有多重民族文化身份的后殖民作家或者流散作家。作为自觉的出走者、客旅者、写作者，他们身份和文化上的多重性和模糊性，使得其与西方文明之间达成了特定的沟通和契合机制。一方面，他们在作品中广泛借鉴来自于西方的文学叙述与技巧，甚至包括生活内容和思想观念，为入选诺贝尔文学奖扫除了文化差异上的障碍。另一方面，他们常常作为一个远离母国的个体在西方文化的边缘游走，在他们的作品中很少有融入主流文化的热切，他们的作品主题更多的是有关于一个个体从第三世界进入第一世界后，在物质、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和刺激背景之下，内心所产生的感悟。他们的